

中学生最喜爱的一本书
众多师生联袂推荐·中学生读名家

穿过历史的迷雾

朱鸿作品中学生读本

他由几个学生陪同，乘着二辆牛车，翻过河，风雨无阻，走遍了板桥之霜，茅店之月。晨光夕照，红尘黑风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到他要去的地方。

朱 鸿◎著
张可伦◎注

名家名作 语文学习经典范本
专家教师 同步指导提高成绩

思接千载，行路万里，触摸别样历史
穿越迷雾，扫落尘埃，往事并不如烟

吉林出版集团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穿过历史的迷雾

朱鸿作品中
中学生读本



朱 鸿◎著
张可伦◎注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穿过历史的迷雾 / 朱鸿著; 张可伦注. — 长春: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2.11
ISBN 978-7-5385-6994-0

I. ①穿… II. ①朱… ②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59774号

穿过历史的迷雾

著 者: 朱 鸿
点 评: 张可伦
选题策划: 李 娟
选题监制: 韩捷音
责任编辑: 周 丹 王 丹
特约监制: 田 静
封面设计: 马顾本
插画绘制: 徐瑞琪
版式设计: 北京中天华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电 话: 0431-85640624
印 刷: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
开 本: 72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: 14
字 数: 250千字
版 次: 2013年3月第1版
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385-6994-0
定 价: 2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朱 鸿

读其书，想见其贤，能获得知识，也能风雅自己。一个人不能让几部经典贯注其心，注定将难掩脸上的庸俗气，甚至面目要可憎的。不读好书，不经常读书，精神贫乏，也不会养成深沉的爱国主义。

这里的散文，不是什么皇皇巨著，然而它也无一篇等闲之作。它的每个字，每句话，都经过了沥血和榨髓。但愿这本小小的册子，能有助青年对读书的兴趣，对历史的兴趣，对思考的兴趣，那么我的劳动就没有白费了。

阅读指导，实际上属于我的写作背景与感悟。注，当为点评或释意，感谢张可伦老师，这项工作全由他做。

2012年11月18日于窄门堡

穿过历史的迷雾

目 录

我在孔庙的所见与所想	1
怀疑荆轲	26
在鸿门分析刘邦项羽之性格	52
汉武帝与甘泉宫的一个瓦片	64
王昭君为什么嫁匈奴	72
交渊明做朋友	94
辋川尚静	105
在马嵬透视玄宗贵妃之关系	111
诗人多难	120
一个皇帝的成全之路	184

我在孔庙的所见与所想

| 阅读指导 |

所见必须亲临，所想必须出新，否则文章难成。

我先读了几种关于孔子的书：司马迁的，日本作家井上靖的，还有纪录孔子言行的贤者之作。社会早就把孔子至圣先师的形象输入我脑，也有过丑化和污化，其观点当然都是被动接受的。读原点之书，有助清洗诱加之形象，并使孔子本来的形象浮现而出。这也不够，我还读了关于儒学历史的书，是要看一看中国古今学人是如何评论孔子思想的，孔子又受到了怎样的曲解和神化。

孔子西行不入秦，自有情理。不过我应该入鲁，走一走孔子所行的大地，呼吸一下那里的空气。我在曲阜住了半个月，谒孔府，穿孔林，有两天盘桓孔庙，击沂水，觅舞雩，徘徊大街小巷，之后登蒙山，登泰山，以深入思考。

此文章的难点在于恢复孔子一个可爱的智者形象，伟大当然伟大，不过也有幽默，有个性，有脾气。他把自己出生几百年前的社会想得那么好，要复礼，为什么？吾且试着从心理角度予以探索。

我把曲阜的孔庙想得很大，可我看到的孔庙却比我所想的还要大。我用了几乎一天的时间才走遍它，我不过是

在浏览而已。

这是一个由几十座门坊与几百间厅堂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建筑群，它的中轴线延伸了1000米。建筑群排列在高墙里，就像岛屿散布在海水里，星辰居住在夜空里。

两千多年的历史
仅用一天的时间来
体验，“翻阅”都谈
不上，只能是“摸了
摸”“封面”——比
喻新颖、贴切。

孔庙的任何一个斜檐与正壁，都有自己的讲究，了解其内容，我以为需要一部专门的辞典。我用一天的时间在孔庙转了一圈，只能算是翻阅，甚至仅仅是摸了摸它的封面。

孔庙生长着成千上万的柏树，它们的年龄一般都是几个世纪，有的竟逾越千年，是唐人种下的。那些柏树，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古木。那鼓起肿块的树根，那敲着很是空洞的树心，那腐朽得又黑又酥的败絮似的树皮，无不在证明它们的经历与卓绝。

孔庙也有槐树和银杏树，海棠花和梅花，当然还有别的种种珍贵而美丽的植物，然而孔庙的主流却是柏树。几乎占总数百分之九十九的柏树为孔庙赋予了独特的基调。

我进入孔庙，实际上就是进入了肃穆和旷远。地上丰厚的青草，在石缝里养了几百年几十年的青苔，都深化着它的肃穆和旷远。我不知道自己在何处能够感受如此超尘而如此拔俗的气氛？

这样形容孔庙的
阳光，是试图感受先
哲的思想智慧，还是
力求解析他的人生态
度？

在孔庙，阳光不是以一束一束的线条贯穿的。孔庙的阳光不会这么硬，这么尖。孔庙的阳光也不会像瀑布一样穿过云层，从天而降。它当然也不会是一个透明的片面，翼翅似的展开于高空。孔庙的阳光是幽深的，有一点凉，还有一点潮湿和盈润。阳光仿佛是从巨大的荷叶上透漏

的，用手试试它，唯一的感受是幽深。

足有六千到八千只乌鸦一直栖息于孔庙，多少有一点神秘。乌鸦以柏树为自己的据点，起飞于斯，归宿于斯，执意不到别的地方去。

在孔庙作游的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人，无不注意那些飞禽。他们猜测乌鸦是从何时何处迁徙到这里的，何以要安家孔庙。这是一个问题，但对此问题，我现在仍不得其解。

孔庙的乌鸦喜欢站在一些枯瘦的枝杆上观察人，并以鸟语作评价。不过除了天，也许只有孔子懂鸟语。重要的是，天和孔子知道有时候乌鸦比人更敏感，更义气，也更明白生命的奥秘。

不过有人竟怀疑乌鸦的灵性，有人甚至要考验乌鸦。这人似乎是一个聪明的青年，他仰起头，眯着眼睛，向乌鸦呼喊。他先用汉语，随之用英语，继而是日语，接着是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。乌鸦开始很是奇怪，不清楚他是怎样一个人，遂加以研究，之后觉得他并没有什么意思，便置之不理，转身做自己的事情。

乌鸦轻蔑的姿态显然使青年感到败坏。他火了，竟瞪着眼睛要战斗。不过在舞拳之际，他发现乌鸦忽然将尾部冲着他，似乎要非礼，于是他拔腿就跑。

乌鸦望着那个青年抱头鼠窜，莞尔而笑，笑他以恶意揣度它。岂不知孔庙的乌鸦皆是得道之鸟，很讲精神文明的。

孔子有一次患了病，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，一副要离

在中国古代神话里，太阳是一只金色的三足乌鸦，是帝俊和羲和的儿子。原本有十个，住在东方大海扶桑树上，母亲羲和每天驾日车轮流带他们上天值日。后来十兄弟不满先后次序，十日一同升天，烤焦大地，被后羿射下九个，只剩一个。（《山海经》《淮南子》）清朝的紫禁城内有一群皇室饲养的乌鸦，被视为神鸦，禁止伤害。无独有偶，英国皇室在伦敦塔也养了一群乌鸦，禁止伤害。在日本，乌鸦被作为吉祥之鸟供奉，是日本人心中至高无上的神鸟。据说乌鸦有五岁儿童的智慧，它会数数，会看红绿灯，有分辨力和逻辑推理能力，它们还具有组织纪律性，懂得感恩——乌鸦反哺。

开世间的样子。学生都以为先生真的不行了，便商量着如何治丧。子路出于敬意，偷偷安排了家臣，无非是希望先生风光一点而已。按礼，大夫一级的人才有家臣。孔子辞职之后身份为士，士近乎平民，是不能配备家臣的。子路私设家臣，显然把孔子的地位提升了一等。问题是，那一次孔子并没有死，他昏昏沉沉的样子，不过是像死罢了。知道了子路所作的文章，他很是生气，指责子路搞欺诈。他质问子路：难道得不到大葬，就会躺在路上么？不是大夫，竟以大夫的标准治丧，孔子认为这无异于盗名。盗名当然不是君子的作风，因为它远离了仁。子路的举措，多少伤害了先生，否则他是不会那样动怒的。

然而孔庙的建筑规格完全是皇帝一级的规格，甚至它的大成殿的十八根石柱上满是雕龙。这是阿房宫和紫禁城也没有的一种神圣，于是孔庙的人就在乾隆皇帝赴孔庙祭祀之际，用红绫裹住了雕龙，以防乾隆皇帝暗生嫉妒。

把孔子的地位提升到皇帝才有的高度，大约是他没有料到的。孔子一生几乎不讨论命运，是由于它难以把握。命运确实像四处弥漫之空气和四处出没之闪电一样不好把握，所以孔子总是回避命运的问题。

孔子活着栖栖遑遑，仿佛丧家之犬，但死了却受顶礼膜拜，显然表现了人类无常的一面。我总感觉孔子望着人类把自己的一双手翻来覆去悄悄在笑。他的笑淡若微风，意味深长。

给孔庙以皇帝一级的规格，当然是要大树孔子，以弘扬其思想。孔子的思想自有它的博大与精深，否则它

到这里我们似乎明白前面插入对乌鸦的一段描述的用意：人们怀疑它的“灵性”而考验它，却自取其辱，因此它“莞尔而笑”。孔子也是一样，当看到统治者反复无常的滑稽表演时，也会哂笑他们目光浅近、鄙陋无知。正如杜甫《贫交行》中所说：“翻手作云覆手雨，纷纷轻薄何须数。”

就不会悠久地影响中国，并使这种影响扩大到中国之外的区域，从而引起一些自以为是优秀民族的学者景仰并学习它。

但抬举孔子的中国人，却属于中国人之中的统治阶级，他们所需要的，也只是孔子的一点思想，或仅仅是几个关键词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。他们借助孔子及其思想统治天下，主要是借助有利于他们进行统治的那么一点思想。然而为了那么一点，是有必要把孔子造成偶像的。

我以为，巍峨的孔庙，实际上就是由于那几个关键词而营建的，而且由于他发明了那几个关键词，遂使孔庙享受了皇帝一级的待遇。

20世纪的中国革命，以暴力推翻封建主义，并取得胜利。但革命及其惯性，却鲁莽地打倒了孔子。

由于统治阶级掌握着传媒，于是他们制造的舆论就挟制了孔子，并强行把孔子纳入到自己的队伍之中。其结果给人造成的印象是，似乎孔子在全心全意地为统治阶级服务。革命不但要推翻统治阶级，还要消除为剥削与压迫进行鼓吹的意识形态。打倒孔子，显然属于对意识形态所进行的革命。

不过我以为，孔子的精神是独立的。他并没有依附于统治阶级。他的工作是为整个人类而干的。统治阶级完全是出于自己的需要，狡猾地把孔子拉到了自己的行列，从而造成了一种印象，仿佛孔子是他们的文化人。

在我看来，把孔子从统治阶级之中剥离出来，恢复他一个有独立精神的文化人的地位，就是革命了，而且是一

这很可怕。统治者历来就是把一个自己制造的“招牌”强加于民；而更可怕的是，他们总是把一个并非原貌的“他”强加在他身上——于是，悲剧就一代延续一代地产生、发酵了。

必须要为孔子精神“被绑架”而正名，否则，传统文化的“独立精神”就要在后人的误解下泯灭了，在千百年来统治者的恶意注解中彻底崩溃了。

岂止是打倒，简直是要命。能否不要动辄“要”别人的命？尊重生命，尊重我们生存的环境。

多年来孔子被利用，他的独立精神已面目皆非，而自称他的“衣钵传人”的人却打着他的招牌恣意妄为。于是，误解愈加深化。

在这个问题上庄子更聪明。还记得在濮水垂钓的他吗？当楚国二大夫请他“以境内累”时，他持竿不顾，十分潇洒地说：“吾将曳尾于涂中。”他预见到统治者的阴险和虚伪，所以不愿被供奉，更不愿做荼毒百姓的土木木偶。

场漂亮的革命。遗憾的是，革命并没有这样做，革命唯一的法则是打倒。

孔子是公元前479年逝世的。尽管他不是官员，却是著名的文化人，鲁哀公遂作为鲁国的执政长官，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悼念。一年之后，他还建议把孔子的住宅改为孔庙。

也许鲁哀公对孔子是有感情的；也许他认为孔子确实伟大，有必要推崇他；也许孔子之死引起了他的歉疚，因为孔子是有领导才能的，并一直希望为鲁国贡献他的才能。但鲁哀公却像其他执政长官一样对孔子采取了排斥的态度。子贡对鲁哀公的行为很是反感，他指出：活着不任用，死了悼念，是非礼的。子贡不愧是孔子的学生，他的批评温和而深刻。

我猜测，原始的孔庙当有一种质朴的气氛，纯粹是为孔子及其思想才存在的。现在的孔庙完全是一种文物，统治阶级早就不在孔庙运作了。我强烈地感到这里有一种虚伪。我的意思是，孔庙在表面上是弘扬孔子的，不过它实际上是在修正孔子。

孔子的思想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，很是丰富，但统治阶级所提倡的，却是有利于他们统治天下的那么一点思想。他们几乎不宣传孔子对苛政的批评，也根本不实行仁政。他们通过广播孔子的一点思想以掩盖其思想体系。他们以孔子的思想僵化全体中国人的思想，并禁封中国人探索与发现的激情。他们甚至就是要扼杀中国人所产生的新的思想，大树孔子。他们知道，只要给孔子以神圣的地

位，中国人的其他思想便成了异端。

统治阶级几乎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，这便是，在漫长的岁月，中国一直在罢黜百家，没有争鸣。它导致的，是思想的寂寞。在孔庙，我强烈而痛苦地感受了这种寂寞，我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太苍白了，太单调了。”

统治阶级在表面上以孔庙弘扬孔子，可实际上却是按照他们的意志创造了一个孔子。这样一个孔子的思想，当然是经过他们检验，并可以放行的思想。如果这只是他们统治天下的谋略，那么这种谋略早就造成了所谓的主流思想，甚至是一元思想，结果是，中国人，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人，为了生存，不得不像风吹草木似的使自己的思想倒向主流思想。

一个民族的强大，固然在于它的经济和军事的实力，但我以为，它的神的强大却是主要的。一个民族只要有强大的精神，它注定会以自己的聪明与勤劳使经济繁荣，军事精锐。然而，如果一个民族的精神空虚了，它没有了信仰，它过分地追求肉欲和物欲，它由于社会的不公平和不正义在相互怨恨，自私自利，尔虞我诈，那么它将注定难以强大。如果它曾经奇迹一般的强大了，它甚至强大得让人类恐惧，那么它也会渐渐涣散，一朝瓦解。

一个民族的神的强大，显然在于它的思想是否能生生不息，源源不竭，因为自由的思想是神强大的关键和动力。倘若一个民族的思想板结了、荒芜了，那么它的神便不能如广袤的森林和浩瀚的草原那般辽阔和有生命力。

历史仍在延续，
这“几乎”尚未完结。

在统治者的愚弄下，民族的信仰竟然是作假的、虚幻的。一旦被发觉，就如同山滑坡、水溃坝，那才是真正可怕的。

遗憾的是，两千余年来的集权统治者们把孔子的思想演变为控制中国人的工具，甚至以孔子的思想为武器，对中国人围追堵截，使之屈从。如果谁要坚持自己的思想，那么谁将难以安宁。

他也是一个正常的人，也有人的自然属性。

孔庙给孔子以超凡的威风，使人敬畏，甚至使人觉得他是难以接近的。事实是，孔子只是在需要严肃的场合才严肃，在一般的场合，他还是非常随便的，总是在自然地流露感情。在我看来，孔子颇有个性魅力。

也会因说错话而道歉。

他有一个学生，名为子游，在武城做长官。子游遵照孔子的教导，号召武城人学礼，而且极其认真。有一年孔子路过武城，其弦歌之声，远远便听到了。子游在一个小小的地方推行大道，并富于成效，使孔子觉得既欣慰又滑稽，遂笑着说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！”不过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的话将对子游与陪同他的学生产生负面影响，遂摇手声明说：“前言戏之耳。”

季氏只不过是一个有钱有势的贵族，但他却以周天子才能享受的八佾舞于庭。孔子闻之，很是义愤，说：“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”

也有正义感，也怒形于色。

冉求有一阶段当季氏的家臣，仅仅由于冉求帮助季氏收敛财富，孔子便宣布冉求将不是他的学生了，而且激动地对其他学生说：“非吾徒也。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。”

卫灵公夫人南子大约是妖艳女性，孔子在卫国期间，应南子之邀见了南子。子路对孔子的做法不理解，也不高兴，不高兴是因为他觉得孔子竟私下会晤一个女性。孔

子当然不希望学生怀疑他，遂发誓说：“子所否者，天厌之！天厌之！”

孔子喜欢颜回，颜回死了，这个七十岁的老人竟哭得泪水涟涟。

孔子与妻子的关系属于千古之谜，一些迹象表明，他似乎有离婚的倾向。依他的率真，我想，如果他和妻子的感情破裂了，那么他可能是要提出离婚的。但对孔子，离婚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，做起来将一定很难，而且终将不忍弃其妻子。

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，孔子竟会诡辩，甚至有时候竟强词夺理。在楚国，叶公与孔子讨论什么是直率。叶公认为，父亲偷了羊，儿子作见证，便是直率。这种观点，显然是对的。可孔子却指出，父亲偷了羊，儿子为之隐瞒，儿子偷了羊，父亲为之隐瞒，这种互相隐瞒的做法，就包含着直率了。一个陈国大夫司败先生为难孔子，要他回答鲁昭公是否知礼。鲁昭公姓姬，可他却娶了一个姬姓的女子为妻，以春秋时代的风俗，显然是非礼的。孔子明白这个道理，但他却不愿意冒犯鲁昭公，遂回答鲁昭公是知礼的。司败先生当然不服，从而指责孔子是在偏袒鲁昭公。

难以理解的是，孔子居然会撒谎。孺悲大约是鲁哀公一个亲信，孔子讨厌孺悲其人。有一天，孺悲登门拜见孔子，孔子不想接待，不过也没有拒绝的理由，遂让人告诉孺悲他患了病，从而回避了孺悲。事实是，那天孔子不但身体好，而且情绪好。孔子周游列国期间，蒲乡一些人拘

“我如果做了错事，老天会惩罚我的！老天会惩罚我的！老天会惩罚我的！”这几件事都说明孔子的真性情，不装腔作势，也不是假道学。

禁了孔子及其学生，他们主要是害怕孔子到卫国去而为卫国所任用。经过磋商，孔子与蒲乡的权力分子达成了一个协议，内容是，只要孔子承诺不到卫国去就放了孔子。孔子承诺了，遂得以通行。但孔子却沿着丘陵绕了一个弯，又率学生进入了卫国。学生无不瞠目结舌，孔子则这样解释：是神不同意那个协议的。

不过凡是人，谁没有瑕疵与错误呢？有一天，在耶路撒冷，一群犹太人把一个通奸的妇女推到耶稣跟前，愤怒地举着石头要打她。尽管用石头打通奸的妇女，是犹太人的习惯，但那天耶稣却反对这样做。他智慧地提议，谁认为自己没有罪恶，谁就先打她。不是命令，但耶稣的启示却高于命令，于是愤怒的人都扔下了石头，解散而去。

孔子是有缺点的，有缺点才使孔子血肉丰满，可亲可爱，而且能够向他学习。

可孔庙不但把孔子变成了一个十全十美的人，而且把孔子神化了。对统治阶级所用的这一手，孔子显然无可奈何。在世间，凡是被神化的人，都失去了自己的本真，他的思想也不得不失去自己的原意。神化者神化一个人，是要把这个人变成偶像，并以偶像的超人类超自然的力量征服大众。被神化的人往往是由神化者掌握的，否则，神化者就不会投资劳心神化他。被神化的人当然是悲哀的，其悲哀唯有在神化者消亡之后才会解除，甚至神化者消亡了，被神化的人的悲哀还难以解除。

孔子三岁丧父，十六岁丧母，贫且贱，为生存计，曾经做过赶车一类的工作。

如果把历史上关于孔子的点点滴滴记录聚合起来，一个人的各方面优缺点就具备了。

深深伤害他的一件事情是，有一年，他以一个知识青年的身份参加鲁国贵族召集的宴会，不料一个家臣以他不够资格为由，将孔子拒之门外。

在我看来，孔子处于社会的下层，身居边缘，是在歧视和冷遇之中长大的，难免孤独和苦闷。可贵的是，他保持了健康的心理，而且好读书，好钻研，每事问，坚持奋斗，终于三十而立。

大约在五十岁的时候，孔子走上了仕途，不过那只是很短的一个历程。他先担任一个县的长官，之后担任鲁国的小司空，接着一跃而为大司寇，主持刑狱和纠察工作，并一度代理鲁国的丞相。孔子进入了政治中心，很有一点得意。他杀了少正卯，协助鲁哀公参加了夹谷之会，还策划了削弱鲁国贵族势力的行动，就是所谓的堕三都。堕三都激怒了地位显赫的贵族季氏，其向鲁国权力机构施加压力，迫使孔子辞职而去。

孔子有知识，有见解，不甘于仅仅做一个只是向权力机构提出建议的文化人。他的愿望是进入权力中心，并按自己为人类的设计直接改造社会。他的从政之志是强烈的、迫切的、梦寐以求的，曾经他甚至不无推销和吹嘘之嫌地说：“苟能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”

实际上他的仕途遍布荆棘，一塌糊涂。

在孔子进入鲁国政治中心之前，齐景公曾经要任用他。但大夫晏婴却反对，孔子便离开了齐国。孔子退出鲁国政治中心之后，到了卫国，卫灵公想任用他。不料有官员向卫灵公进谗言，其信之，并派侦探监视孔子，孔子遂

“堕”通“隳”，意为“毁坏”。为了防范造反，周朝制定了一条规定，贵族诸侯的城墙不得高过18尺。但是，当时诸侯国鲁国中的“三桓”（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）掌控国家，无视这条规定。孔子联手鲁定公准备推掉三桓家的城墙。在毁掉两家城墙后，齐国插手，声称如果鲁定公推掉最后一位国相的城墙，齐国就会出兵，堕三都行动因此半途而废。孔子不得不中断仕途，与弟子们踏上了周游列国的道路。

失望而去。几年以后，楚昭王算计着要任用孔子，然而宰相子西以孔子有一批德才兼备的学生为由劝阻楚昭王。楚昭王害怕大权旁落，随之作罢。

孔子还有两次受到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邀请。那些人以武力占据了一片地盘，不过他们自感虚弱，便邀请孔子进行管理，起码表面上是这样的。孔子一向反对非礼之举，在春秋时代，割据显然就是非礼。孔子的大道久久不能实现，难免焦虑，便跃跃欲试，想利用这个机会。但他的学生却坚决反对，他们认为孔子这样做违背了孔子一向宣扬的原则。孔子有一点急，为自己的意向辩护。他说：到叛乱分子占领的地盘去工作，并不是不能复礼。他还说：我的主张总不能像葫芦一样只是挂着让人看啊！这个智者在屡屡遭受失败之后，似乎饥不择食了，不过他终于没有成行。

孔子周游列国，无非是在寻找从政的机会而已。选择这样一个方式，需要非凡的勇气。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漂泊。十四年周游，孔子历尽了磨难和危险。

在匡地，匡人把孔子当作阳虎包围起来，并要迫害他。阳虎过去以残暴的手段在匡地作恶，匡人一直怀恨。导致匡人误会的是，孔子之貌与阳虎之貌颇像，于是孔子一到匡地，匡人就把他们对阳虎的愤怒倾泻到孔子头上了。五天之后，误会才得以消除。

在宋国，孔子有一天把弟子召集到一棵大树下指导他们学礼。尽管这有一点招摇，不过它并没有妨碍治安。但一位大夫桓魋却要士兵砍倒大树，甚至用充满杀机的眼睛